

適園叢書

張宗祥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三

宋彭百川撰

神宗任用安石

嘉祐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修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于是徑遷知制誥安石自此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今後遇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安石于是與執政忤

治平二年冬十月復以安石爲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除故也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召之不起或以爲不恭今召又不起果

病耶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字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吳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每以爲韓琦沮抑已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輔相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備見其臨事迂闊且護前非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公亮熒惑聖聽非臣熒惑聖聽也上未審奎重言之上納奎言于是安石不再召

四年春閏三月癸卯安石知江寧府眾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卽詣府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

八月戊戌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召用上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實高出于人上

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闊上弗信于是卽召用之制曰王安
石學爲世師行爲人表廉于自進優處東藩茲有僉言宜還
中禁俾夫左右先後以道義輔予豈特專文墨視草而已哉
可特授爲翰林學士

熙寧元年四月壬寅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
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德仁義有忠言嘉謀當不惜告朕方
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爲始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
下每事以堯舜爲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法度但
乘隋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于後世道有升
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爲法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
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

以堯舜爲難不可爲高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上
曰卿可爲責難于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
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 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
無大變麤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曰本朝乘累世因
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
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
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
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知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
不見任然小人亦得廁其閒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
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
資敘立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

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于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
亂責交私養望者多至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
偷墮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異于庸人農民壞于差
役而未嘗時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
雜于疲老而未嘗申救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
權宿衛則聚伍卒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
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
宜其于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
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
于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
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

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順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至數徧言本朝事可謂精盡計治道無以出此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

丁丑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安石弟也于書無所不讀數舉進士試禮部輒不中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策第一召試祕閣母喪罷上卽位翰林承旨王珪首薦之樞密副使韓絳邵亢又同以安國所著序言十卷進上于是出手詔稱美令召

試舍人院

七月詔司馬光王安石同定登州謀殺刑光與安石異議安石不曉法好議法論者不以爲是時知諫院吳申上疏論事輔臣以申疏進呈祖宗成憲不違朝廷眾論上笑曰眾論何可不違刑名末事尙不違沉遠大者乎學士王安石曰先王但稽于眾非一一從也又曰且如謹奉成憲不知申意欲何如謹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謂之謹奉成憲恐非是上由是不聽申言罷申諫職

八月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陪祀官並蒙賜資實非臣等所安欲望特從誠請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臣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其餘浮費自今日爲始耳安石曰國用未足猶未

得善理財之人光曰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乎民將焉用之安石曰太祖時趙普爲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豈獨爲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申嚴外辦沃盥奏帳巾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所言意草批劄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復辭上欲用王安石參知政事以問輔臣曾公亮因薦之唐介曰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不可任也介曰泥古而議論迂闊

後使爲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
異日安石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時執政進除自上
久之不決旣數日乃曰朕問安石以爲然可卽施行介曰陛
下如此使大臣何以自安且陛下以安石爲可大用宜卽用
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可否于翰林學士必以臣爲不才當
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任大臣之體也介雖言然上意
益向安石矣上謂安石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
葛亮然後可以有爲安石對曰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
羞何足道哉以天下百年承平學者之多然常患無人可以
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精雖有皋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必爲
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爾

二年二月王安石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是安石見上
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爲朕推行料卿學問如此亦欲
施設必不固辭也安石對曰臣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爲
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頽壞在廷少善人君子則安常習故而
無所知姦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
無所知者和之于後雖具超然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爲異論
所勝陛下誠欲用臣宜先講學使于臣所學本末不疑庶幾
能羸有成上曰朕知卿久非自今日也又曰朕仰慕卿道德
不知卿所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
也上以爲然自此安石取祖宗法度變更之天下騷然矣
詔立制置司條例司甲子命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及王安石

領其事安石曰今財用分于開闔歛散不能相通故多費失天下之財使利出于一孔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然此法旣修必大違流俗而異論者眾在陛下先有以斷之然後可爲此須藉人才上曰誠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況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能者理財則十人之中有一二人敗事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豈能無此失上曰自來一人敗事則遂廢所圖此所以事少成故置司以講求理財之術安石因請以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

冬十月甲午朔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太子中允

崇政殿說書

後九月又加集賢校理初欲置惠卿經筵曾公亮以爲京官無例須換朝官乃換中允公亮又曰經筵官不可復兼修條例王安石以謂無害乃已

十一月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令孫寬呂惠卿領局而升之與王安石提舉安石曰臣熟推此事但可如故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今天下財用困急尤當先理財特置一司于時事以爲併之無傷也又曰今分爲一司則事易商議若歸中書則待四人無議然後草具文字恐成須徧歷四人看詳然後出于白事之人亦

須待四人皆許則事積而難集陛下既使升之與臣執政必不疑升之與臣專事而爲姦況制置司無奏請皆關中書審覆然後施行自不須併入爭于上前日昃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爲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獨領安石以爲非便曰陛下非置此司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韓絳用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欲善傅會以取富貴而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時爲揚州簽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患同執政者閒不從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凡所欲爲自條例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贊助或時爲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詐深德之後升之語安石曰茲事

蓋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爲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己巳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右正言集賢院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及覺王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作賈誼論優游浸漸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附麗歐陽修修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排章望之其論都無理非但如此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人所共知司馬光言惠卿愛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爲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所好在此人非無才智以人望誠不可廢若省府推判官有闕亦宜用但方是通判

資序豈可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

閏十一月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水利差役事上問王安石以眞宗時邊事安石曰臣按實錄當時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 癸未上謂王安石韓維曰呂公著言條例司近轉疏脫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並非韓絳王安石所識安石曰自外舉者誠或非臣等所識然取于眾議若謂奴事呂惠卿則惠卿在條例司已來幾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三年春正月條例司言提舉常平廣惠倉儲本職外毋得侵預外事以擾民右正言李常言臣近聞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貫隨和買絹錢俵散今卻每

貫納見錢一貫五伯于常稅折科和買之外又取二十五貫
又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爲惠恤貧乏並取民
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
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阻遏願請者罰
餘見青苗門

王安石旣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爲批答
曰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當世召自巖穴推心委誠言聽計
行人莫能閒眾所共知今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
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爲無憾朕之所望將以諉誰安
石得之怒卽抗章自辯上封還其章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
語乃爲文督迫之過而朕失于詳閱今覽之甚媿又明日安
石乃入見固請罷先是文彥博屢乞罷樞密使上諭以須替

年聽去韓絳與安石協力排彥博每議事絳多面沮之彥博
內不平遂引暮年之詔堅求補外上面諭復視事安石之在
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卽奉詔趙抃獨
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安石入對上勞問曰青苗法
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
壞法必無失陷錢物之理安石旣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
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顥諫官李常皆稱有
急奏乞登殿言不當聽安石去位意甚懼及安石復視事子
韶等乃私相賀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而責公亮等曰爲宰
相當有執守何得安降劄子今量抑配青苗又輒刪去當日
詔語公亮等不敢抗安石旣至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

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
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膾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
見之不悅上數欲用軾安石必阻毀之軾又上疏曰陛下近
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
上以軾所對策示安石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今又
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曾公亮曰軾但異
論耳無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軾豈爲
其才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箠扑後乃可用如軾
者不用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爲陛下用且如軾
輩其才爲世用甚少爲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上諭安
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

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
學士院進試館對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是何理朝廷亦何
嘗有此已別作策問矣 吏部侍郎樞密副使韓絳參知政
事絳聞與王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
陳非一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李定爲御史淮南轉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温爲工部郎中兼
侍御史知雜事景温雖善安石呂公著之爲中丞也人謂景
温先必舉御史及公著罷乃有此除

四月上謂司馬光曰王安石不好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
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
呂惠卿姦邪而爲安石謀王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

石爲姦邪也上曰今天下洵洵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非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遂退

五月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彥博等皆請罷制置條例司上謂彥博曰俟羣言稍息當罷之不欲急罷恐傷王安石故也

三年六月降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陳舜俞監南康軍鹽酒稅坐違詔旨不散常平錢自劾也其後乃上書稱青苗法實便初自迷不知爾時參知政事馮京欲緣此復用之宰相王

安石曰爲人反復如此何可用也方是時畿內初置保甲且觀其端而知宿州元積中遂乞布之四方故京師爲之語曰元積中逆承保甲陳舜俞翻悔青苗聞者以爲笑 司勳員

外郎權河北監牧使崔台符權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台符聞之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之安石喜其附己故有此授 丙戌貶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

院胡宗愈通判眞州仍落館職宗愈爲諫官遇事必言然不肯出姓名辭多微婉故御批有潛伏中傷等語或曰御批乃呂惠卿筆也初欲與知縣曾公亮不可始除通判

七月樞密使呂公弼罷知太原公弼將去位上議所以代之曾公亮韓絳樞樞司馬光上遲疑未決始欲用蔡挺旣而欲

併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馬光固佳今風俗未定異論尙紛紛
用光卽異論有宗主今但欲興農事而諸路官司觀望莫肯
向前若更使異論有宗主卽事無可爲者上遂不用光公亮
曰眞宗用寇準人或問其故眞宗曰且要異論相攪卽各不
敢爲非安石曰若人人異論相攪卽治道何由成若終令君
子與小人相攪則君子但有卷懷而已上以爲然 癸巳賜
大理寺丞王欽臣進士及第祕書省正字唐垌出身初垌爲
北京監當官上書言青苗不行宜勅大臣異議者一二人王
安石薦垌宜在館閣故得召對垌有才辨韓琦甚愛之旣去
乃聞其言 龍圖閣學士大夫祖無擇授忠正軍節度副使
嘉祐中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時詞臣許授潤筆物安石

因辭一人之饋不獲意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安石以
母憂去無擇取爲本院公用安石聞而惡之以爲不廉安石
既當國無擇遂得罪

秋八月乙丑司馬光對垂拱殿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
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
不能供況當進用上曰何故光曰臣不敢留上沈吟久之曰
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忤
甚多今忤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
避削黜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毀之云
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安石與
公著如膠漆及其有罪不隱乃安石之至公又曰青苗已有

顯效光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爲是爾上又曰
蘇軾非佳士光曰豈不佳于李定定不孝安石喜之用爲臺
官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一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
卿遭父喪安石未知腹心所託而曾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悅
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布資序甚淺人尤不服而布固
辭卒罷之

九月庚子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兼三城節度公亮初薦
王安石可大用後同執政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安石以其
助己深德之故推尊公亮而沮抑韓琦御史至中書爭論青
苗事公亮俛首不答安石厲聲與之往返由是言者亦以安
石爲專而公亮不預也蘇軾嘗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

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安石猶以公亮不盡同已數加毀訾公亮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于是乃聽公亮罷相

司馬光登對乞許州及留臺上曰必得許州乎光曰臣安敢必但稍便鄉里卽臣之幸也上曰西京如何光曰恐非臣所能了若朝廷差遣又安敢辭司馬光知永興光辭上謂光曰今委卿長安邊鄙動靜及本路民間利病當以聞光曰謹奉詔光言青苗助役爲陝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京東兩浙耳

冬十月職方員外郎鄧綰爲集賢校理校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綰故名維清雙流人舉進士高第累遷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稅錢等法百姓無不歌聖澤臣

以所見寧州觀之而知一路以一路觀之而見天下皆然此誠不世之良法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于浮議也又與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驛詣闕時慶州方有夏寇綰進呈邊事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見安石欣然如舊交綰自至京師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汝笑罵好官我須爲之尋又命綰兼編修中書戶房條例

十二月辛酉右諫議大夫知鄧州呂誨提舉嵩山崇福宮先是九月上欲移誨知河南命未下而寢誨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于是以疾求退故有是命會詔兩制舉諫官眾俱以爲當令宜爲諫官者無若蘇軾于是范鎮以

軾應詔御史知雜事謝景温安石弟安國姻家也景温意軾爲諫官必攻安石短遂以謗語力排之云軾前丁母憂多占人船私販蘇木安石下淮南江南東西京湖北夔州成都六路體量其狀事不實士論薄之鎮又舉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賢良對策極陳新法之害初宋敏求第爲三等上覆考王珪書以第四等詳定韓維從初考安石見而大惡之密啟于上以御批黜文仲令再進呈乃下詔罷歸故官孫固屢封還制書不許鎮于是曰吾前舉蘇軾爲諫官後舉孔文仲賢良方正可謂無負朝廷矣卽日上章乞致仕馮京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鎮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命舍人蔡延慶爲告詞有詆欺要君之語安石猶不爲快自加改定極

其醜詆明日延慶賀鎮且以制詞出于安石爲解鎮誦之笑
曰才無任職之能鎮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
也卽上表稱謝云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
老臣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初至和中趙抃
爲侍郎御史與鎮爭劾宰臣陳執中家決婢子事與鎮有隙
至是安石恨鎮數訐之于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卽知其爲人
他日上以問抃抃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卽知其忠對曰嘉
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安
石悵然謂抃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抃曰不敢以私害公也
丁卯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爲禮部侍郎平章事
王珪守本官參知政事 丁酉曾布知制誥上初欲用張琥

王安石以意使琥爲文琥辭不爲布自請爲之琥由是忤安石意遂不得知制誥

冬十二月章惇經制夷事官吏多爲所狎侮獨張商英與抗論不少屈惇奇之乃薦商英於王安石于是召對擢用

五年正月辛丑司天監靈臺郎亢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遂謁告馮京等進呈送英州編管上批令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翌日乃出安石曰臣竊觀陛下所以未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正爲不明于帝王大道非謂如此小事有所不察也陛下修身齊家雖堯舜文武亦無以過至于精簿書刀筆之事羣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略似當更討論今在位之人有事韓琦富弼如僕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

革面況夷狄乎

二月上又言三司判官當督察安石曰刑名法制非治之本當更論講帝王之道術而已若不務此而但欲多立法制以馭羣臣恐不濟事

五月甲午王安石留身乞東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所以爲朕用者非爲爵祿但以懷道術可以澤民不當自薶沒使人不被其澤而已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晤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

夏六月丁卯王安石惡李評必欲去之旣辨上壽新儀誕慢若推鞠卽明見欺罔之狀令送宣徽院取勘已而上批令評更不管勾閣門事己巳王安石謁告上令馮宗道撫問安

石因附表劄請解機務上怪安石求去安石曰疲疾不任勞劇兼任事久積中外怨惡多又人情容有壅塞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自制詔知卿辱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固知卿不爲呂誨所惑呂公著與卿交游至相善然言韓琦必以兵討君側惡人朕亦不爲公著所惑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得安有不爲朕少屈安石曰大臣久擅事未有無釁者乃待其有釁然後求去則害陛下知人之明又傷臣私義此臣所以不免違忤陛下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約令入中書安石復具奏而閣門等處皆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 甲戌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聖旨然實病若更黽勉半年不可強卽須至再煩聖

聽

秋七月前處州縉雲尉條例刪定官郭逢源上疏曰臣竊觀自周文武以還盛德有爲之主固無如陛下而懷道之士由孔孟而後如王安石者未之有也又上疏曰廢去樞府併歸中書除補武臣悉出宰相軍旅之事各責其帥合文武于一道歸將相于一職復兵農于一致此堯舜之舉也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逢原必輕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廢募兵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宜曉事可試用也

八月癸卯太子中允同知諫院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唐垆爲潮州別駕初以王安石薦得召見驟用爲諫官數論事不得

遂因百官起居越班扣陛請對上諭止之峒堅請上殿讀疏
論王安石用人變法非是上怒其詭激故貶峒疏留中其略
云安石用曾布爲腹心張琥李定爲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爲
鷹犬元絳陳繹爲廝役逆意者久不召還附同者雖不肖爲
賢又作姦令章惇變李定獄事又擅議宗廟事有輕神之心
保甲以農爲兵凶年必致怨叛免役損下補上人人怨咨而
令監司壓塞州縣事不上聞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誣
人主以爲情願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李
林甫盧杞翌日執政進呈上曰峒素狂不足責乃改授大理
評事監廣州軍資庫

六年二月先是王安石以病謁告彌旬乃求解機務且入對

上面還其章安石固求罷上不許上曰卿如此必是以朕終
不能有成功久留無補所以決去安石曰陛下聖德日躋臣
非所能仰望後來賢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賢路又病所以
求罷非有它上曰朕置卿爲相事事賴卿以濟後來可使者
何人孰可以爲相者卿所見也安石曰豈可謂無其人但陛
下未試用耳上再三曉諭安石乃告乞將理既而上又召安
石子雱再三問勞又令馮京王珪諭旨于是安石復入視事
夏四月上令沈起密經制交阯事諸公皆不與聞凡奏請皆
聽報

九月賜屯田員外郎侯叔獻太常寺楊汲府界游田各十頃
叔獻等引河水淤田決清水於畿縣澶州閒壞民田廬冢墓

歲被其患他州縣淤田類如此而朝廷不知也龍圖學士孫固知成都府先是上以固東宮舊人嘗問固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少從容凡四問均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數議事不安故也

七年夏四月丙戌王安石罷爲吏部尙書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韓絳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遣句當御藥院劉有方齎詔韓絳赴闕翰林學士右正言兼侍講呂惠卿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爲執政凡六年會久旱百姓流離上憂見顏色每輔臣進對嗟歎懇惻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退上不許而呂惠卿又使其黨自詣匭函假名投書乞留王安石堅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處

之以師傅之官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賜手詔曰繼得卿
奏以義所難處欲得便郡休息意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
降制命除卿知江寧庶安心休息以安所欲朕體卿之誠至
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從此浩然長往也又
賜手書曰韓絳懇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爲朕詳
告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己仍以惠卿
佐之於安石所爲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
護法喜神 己丑詔曰先是惠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
新法不便以書徧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又白上
降此詔申明之 王雱爲右正言天章閣侍講以疾不能朝
又詔給俸免朝謝許從王安石之江寧仍修撰經義又詔王

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義參知政事呂惠卿同
提舉

六月乙亥詔監安上門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編管汀州始俠
監門爲大早上書言事併畫百姓藍縷之狀爲圖以獻書奏
上歎息終夕不寢遂下詔求直言有旨放俠擅發馬遞罪會
安石請罷相上不許俠言安石所致罷安石天必雨安石旣
罷果雨俠自以所言中未幾又上疏五千餘言旣言時政得
失且言安石作新法爲民害惠卿黨姦邪擁蔽聰明獨馮京
立異敢與安石校請黜惠卿用京爲相惠卿大怒遂白上奪
俠官汀州編管

八年春正月甲午朔不視事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馮京守

本官知亳州俠既竄汀州人多憐之或資其行呂惠卿憾俠不置且惡馮京異議欲籍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國乘閒白上曰俠書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眾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此禁中事俠安從知此蓋俠前後所言恐由京使安國導之上亦疑然他日問京曰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識俠侍御知雜事張琥卽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有蹟乞追俠付獄窮治詔送御史臺京俠素惡王雱而議論常與王安國同非新法安國厚之俠詣登聞鼓院上書言諷判檢院延與啜茶聞所言稱獎之諷又嘗見京語及俠京稱俠之辭甚佳小臣不易敢爾獄旣具遂罷京政事俠遠徙諷等皆得罪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國惡其儉巧數面折之惠

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欲代安石又恐其復來乃因狹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 辛丑察訪荆湖常

平等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而均齊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州縣災傷五分以上則不與焉且留以俟豐歲以臣觀之使民自拱手實無所擾也何待於豐穰哉願詔有司不以豐凶弛其法從之呂惠卿爲手實法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而宗孟乃有此奏張方平言中戶以下鮮有蓋藏田蠶所收歲有厚薄戶有耗登何常之有不惟煽惑人情更有紛亂新法今茲一事專用撓人徒騷擾於天下實無濟於國家是歲十月卒罷手實法 甲寅詔罷諸將參謀初置三十將

許武舉學生充參謀諫官范百祿言邊事未有機警何用布
衣參謀徒長奔競耳罷之

二月丁卯前曲陽縣尉呂和卿爲奉禮郎知軍器監丞先是
呂惠卿令和卿建議行手實法至是判軍監章惇請以爲丞
仍特改官 癸酉知江寧府王安石依前官知平章事始安
石薦韓絳及惠卿代己惠卿旣得政恐安石復入遂欲逆閉
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
白上請復相安石上許之惠卿聞命愕然翌日上遣句當御
藥院有方奉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遂倍道赴闕
三月戊午上謂王安石曰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爲又曰自
卿去後小人極紛紜獨賴惠卿主張而已固稱呂惠卿兄弟

不可得安石曰諸兄弟皆不可得和卿者臣初不知其人昨
送臣到陳留道中與語極僥事安石又曰臣父子蒙陛下知
遇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陛
下復詔用臣誠欲麤有所效以報陛下知遇望陛下察臣用
心上曰固所望於卿君臣之間切勿存形跡形跡最害事

閏四月上欲用宣徽使張方平爲樞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將
行文書呂惠卿留之曰當晚集更議之因私於王安石曰安
道若入必爲吾屬不利翌日再進呈其事遂寢 甲寅詔司
農司條例司其應言廢罷耆戶長壯丁利害編寫成冊納禁

中

五月御史臨川蔡承禧言崇政殿說書呂升卿招權慢上併

及參知政事呂惠卿且言惠卿辟劉谷爲經義所檢討與官俸令教小兒 丁亥宰臣王安石與惠卿同對上獨顧安石屢稱其無私殆以曉惠卿也於是惠卿求去不許

秋七月崇政殿說書同管勾國子監呂升卿權發遣兼修一司敕升卿乞罷管勾國子監從其請而有是命蔡承禧劾升卿升卿旣自辨析且乞劄付承禧王安石自上恐不宜如此若承禧紛紛則煩陛下處置上乃已初宰執同進呈承禧劾升卿事惠卿乃謁告上表求補外者三上曰卿爲參政責不在卿一人卿何必爾惠卿曰頃安石之去一時乏人所以受命不辭安石復來理當決去上曰卿以承禧故耶承禧言卿弟無與卿惠卿曰縱使承禧言臣臣爲參知政事苟自度無

過豈至爲之求去況臣弟分析事又如此乎上曰豈以安石
議用人不合耶安石必念卿惠卿曰安石於臣何忌但陛下
初用安石以其勢孤助之故每事易今日陛下以謂安石之
助多節之故每事難就則臣之在朝廷所補者少而所害者
多不若遂臣之去陛下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上曰終
不令卿去惠卿曰前數宣諭臣以臣參貳安石不識何也參
知政事莫參知陛下政事否上曰安石政事卽朕之政事也
惠卿因言承禧所以言臣弟者意乃在臣上曰已曉無過慮
惠卿不得已乃復就職

九月呂惠卿緣升卿事乞罷政旣復就職與安石益不協于
是留身白上曰臣意安石在江寧時心有所疑故速來如此

既至必是陛下聖諭及嘗借臣奏對日錄觀之後頗開解忽
兩日前余中業唐懿來爲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詩義中語上
曰安石無它意

冬十月己丑上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先是御史
蔡承禧奏臣累言參知政事呂惠卿姦邪不法專威福賞刑
天下其憤 是日手詔給事中參知政事呂惠卿朕不次拔
擢俾預政機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爲國司直阿蔽所與屈撓
典刑羣言交攻深駭朕聽可守本官知陳州 庚子右正言
知制誥直學士院權三司使章惇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鄧
綰言臣伏見近日陛下斷然罷黜呂惠卿令按治其罪惠卿
執政逾年所立朋黨不一然與惠卿相濟無如章惇惠卿雖

已黜逐而尙留惇在朝廷亦猶療病四體而止治其一邊糞除一堂而尙存穢之半也于是罷惇三司使以本官出守

十一月丙辰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又命輔臣卽其家議事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足恤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

十二月己丑王安禮知潤州先是呂惠卿言安禮任職官狎遊無度于是安禮乞出卽從之安石猶以惠卿昔居憂在潤州欲使安禮求其過失故也

九年六月辛卯給事中知陳州呂惠卿奏往者鄧綰言臣丁

憂日託張若濟貸部內錢聞推究首尾七月乃畢今朝廷復
差蹇周輔推鞫乃縮鄉人嘗爲御史推直官不惟有嫌于法
亦礙乞別選官置院詔屯田郎新權發遣秦鳳路提點刑獄
李竦與蹇周輔同推鞫安石旣與惠卿相惡令徐禧王占等
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輔按之安石子雱猶恐不得
切責練亨甫呂嘉問亨甫嘉問共議取鄧綰等所條惠卿事
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惠卿所結堂吏遽告惠卿於
陳惠卿卽自訴且訟綰及安石前後凡數十紙其略曰安石
盡棄素學而隆尙縱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
賢黨姦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力于卒歲
之間莫不備具雖世之失志倒行以逆施者迨不如此平日

問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旣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于此又曰臣之所論皆平日肺腑之隱上旣以惠卿所訴事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而問雋雋乃言其情安石如咎雋雋先病疽忿恚增劇而嘉問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媿上數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己酉王雋卒年三十三雋性刻深喜殺常稱商君以豪傑之士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也安石輔政時罷逐中外老成人幾盡門下多嬖薄少年諸生一切以王氏經爲師講官策試諸生論及時政皆罷逐及惠卿交惡使人告發呂氏姦私

事皆自雋發之

七月壬戌詔宰臣王安石俟王雋終七供職

九月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上表乞致仕詔答不允
方平因奏疏論率錢募役之害其略云蓋愚而不可欺弱而
不可勝者民也是以聖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國家必先得
民是謂藏身之固置器于安之道也

十月丙午王安石罷爲鎮南軍節度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
石之再入也多稱病求去及子雋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
務上亦滋厭安石之所爲故有是命樞密使工部侍郎吳充
依前官平章事充性謹密在兩府數乘閒言安石政事不便
上以其中立無私故相之知成都府馮京知樞密院事先是

呂惠卿悉出安石前後私書手筆奏之其一云勿令齊年知齊年者謂京也與安石同歲在中書多異議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爲欺故復用京

十二月丙午判江寧府王安石奏乞施田與蔣山太平興國等寺充常住爲其父母及子雱營辦功德從之司馬光致書

吳充云今苦法弊而不易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蜂蠆有毒則恐廟堂之上亦未易安居雖復威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苟不能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適南而北轅疾馳也充代王安石爲相知

天下不便新法欲多所變更嘗乞召還光及呂公著韓維蘇頌李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皆王安石所斥逐者故光遺以此書焉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

七年五月詔中書舍人蔡卞給假一月令往江寧府省視王

安石疾病

六月戊子集禧觀使王安石請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為額或云安石愛其子雱雱性險惡安石在政府凡所為不近人情者雱實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嘗恍惚見雱荷鐵枷如重囚狀遂請以園屋為僧寺蓋為雱求救于佛也

元祐元年夏四月守司空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卒司馬

光手書與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怪不曉
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湊敗壞法度以至今日方
矯正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
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
上聞不識晦叔以爲何如更不煩答以筆札辰前力主張則
仗晦叔也詔再輟視朝贈卹推遺表恩七人命所在辦祭葬
事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四

宋彭百川撰

神宗朝臣議論新法

神宗卽位勵精求治以王安石學行負時望召爲翰林未幾引參大政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旣晏例得登對於崇政殿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中丞呂誨待對於崇政殿侍讀邇英司馬光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朝路光密謂誨曰今日請對何言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眾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誨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

用則疏若在侍從則可或容置於宰輔天下必受其弊光又諭之曰與公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諭未見其不善之蹟以傷恩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誨曰上新卽位富於春秋所爲朝夕謀議二三執政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畢各趨以出誨疏奏曰臣竊見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唯其用舍係時之休戚也至如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順非而擇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盧杞姦邪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爲學士摺紳皆謂陛下之明擢有文之人得以適其用也乃進貳臺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輕重也

謹按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漫上陰賊害物眾所共
知今略疏十事皆目覩之蹟一言近誣萬死無避慢上無禮
好否欲進見利忘義要君取名用情罔公以私報怨怙勢招
權專政害國商權財利以動搖天下臣究安石之蹟固無遠
略惟務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
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矣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眾方天災
屢見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
安靜此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瀕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
於眞僞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若寄職分非安當
復露章請避敵怨取進止是日司馬光退歸玉堂以誨遽論
安石者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旣而搢紳間復有傳述誨疏者往

往亦偶語竊疑其太過 熙寧二年二月前大名府推官蘇

轍爲制置三司條例檢詳文字先是轍上書言事卽日召對
延和殿疏奏上批付中書曰詳觀疏意如轍潛心當今之務
頗得具要鬱於下僚不得伸誠亦可惜因有是命時安石新
得幸急於財利置條例檢詳文字官命呂惠卿蘇轍同爲之
安石多與惠卿謀轍議事多牴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
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不便以告轍曰以錢貸民使出二分
息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錢入民
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
捶必用州縣不勝煩矣介甫曰君言有理徐議行之 時上
旣用富弼爲相猶以足疾在告上遣句當院御藥院劉有方

諭旨令先赴中書供職弼固辭曰豈有召自外郡未見天子而遽坐廟堂預聞天下之政乎是日弼始入見上諭弼曰君臣須是上下相孚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拜於御座之前曰臣之拜不獨賀陛下堯舜之明亦爲宗廟社稷天下生靈爲賀似此宣諭不爲當今之論亦可爲萬世子孫之法盡忠無隱只臣一員亦無益於事須是在庭臣僚天下官守人人盡忠方能成天下之務上曰卿論至詳甚善弼又曰臣自沿路到京聞士大夫說大抵守道者心多不安希進者往往得志願陛下精別流品無使忠邪混淆小人漸進茲係治亂之大者陛下若不以臣說爲妄略加聽納則異日必有所補弼又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有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太

抵小人惟喜動作其閒有所希冀緣朝政守靜事有常法小人無可望也願陛下深賜審察無致後悔彌又曰臣聞天下財用不充執事必須多爲經畫其有常數目乃祭祀百官六軍西北賜與人往來等費是也其所不知者內中取索及兩宅請俸以致土木興作等費不一並宜置局會計漸節不急之用則百姓無暴斂之苦國用無不足之慮上改容聽納曰今自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金石之言朕不忘也富弼言大臣須和以濟務上卽問安石所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略見倫緒亦有待人而後可舉者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爲先而不以任賢爲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爲務而於禮樂教化之際有所未急但朝廷當深

念國體有先後緩急耳上領之

夏四月滕甫知鄆州甫性疏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節洞見肝膈上待甫甚厚特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往往夸視於人因見御札有用字誤者因讒甫以爲揚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惡甫故極力排出之甫入辭言於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回當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知制誥錢公輔罷知諫院時上委任政府責以大平一日執政召臺諫官至都堂諭之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同心以濟所願公輔對曰所爲是耶天下誰敢不同非耶公輔雖同之不得已公輔素與安石善及入翰林爲學士也首

薦公輔忠信篤實富於文學置之禁林必有補助而安石盛
主辭向欲進用而公輔方請黜向安石素惡甫將廢逐而公
輔反營解之安石以是怨公輔言於上曰臣昨以公輔在先
朝言事似非希世顧望者故舉以自代誠不意今挾邪乃爾
至是上聞安石有公輔挾邪之語乃問安石以前冊事罷之
何如安石曰此日安石亦宜罷蓋其理合罷則非以一事罷
之人自以爲宜陛下以進退羣臣當如天道生殺自然可也
乃罷公輔諫院丁未給事中參知政事唐介卒介數與安
石爭論登州謀首事於上前曰新法天下皆以爲不可安石
曰以爲不可者皆朋黨爾安石強辨止主其語介不勝憤聞
居頃之疽發背而卒

五月鄭獬知杭州王拱辰判應天府錢公輔知江寧府獬與
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惡之目爲滕屠鄭沽嘗言於上曰獬極
險不宜使之在內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
曾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當筆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
史中丞呂誨即奏曰臣所惜者不惜四人之去所惜者朝廷
之體無俾權臣盜弄其柄上出誨奏於執政安石曰此三人
者出臣但媿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
意言者更乃如此是日王安石以呂誨劾章乞辭位上卽封
還其奏令視事如故

六月御史中丞呂誨出知鄧州誨初論安石上使諭解誨誨
執愈堅又奏曰臣受國恩家有忠範惟知死節以圖報效竊

以我國朝開基一百餘年四方無事前古未聞然太平之久
事固有係於聖慮者以是思之尤當謹於措置謀謨在得人
安危在委任圖任舊德推廣恩信以至萬務講求利病在乎
沈機默運不當形蹟因事制宜去弊補廢上應天災務以安
靜乃今日之事也王安石者本以文章進用不意遽爲輔弼
逢迎陛下之意張皇一時之事祖宗法度首議變更天下利
源皆欲搖動斥逐近侍盜弄權柄傾危老成欲速相位人情
甚鬱公議不容獨陛下未悟倚任安石與之講求治道之要
進退天下之事臣恐無益於盛時徒有累於知人於是安石
求去上還其奏安石乃具謝起視事安石既視事益自信日
以經綸天下爲己任盡變祖宗舊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

於四方州縣吏奉行微忤其意則責逐之所用俱險薄少年天下騷然於是昔之疑誨爲太過者媿仰歎伏以誨爲不及而誨亦由此力求補外遂得罪

八月侍御史劉琦監處州稅監察御史錢顛監衢州稅初御史劉述及琦等奏劾王安石專肆胸臆輕改法度疏奏卽臥家待罪述坐繳收劄被劾未復故二人皆貶顛將出臺坐罵孫昌齡曰平日未嘗知君正以王安石居憂金陵君爲幕官好事安石故安石薦君於彭思永得與爲御史今日亦當少念報國奈何專附安石求美官顛今得罪分當遠竄君爲美官自謂得策我視君犬彘之不若也遂拂衣上馬至是詔琦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妄喧朝聽可落御史充監

當於是翰林司馬光奏琦等不當貶不報

八月詔同修起居注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初純仁以言辭向不可爲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純仁露奏顯訟顛琦指切安石白中書曰今日忽聞詔命以臺官劉琦等事多近名落御史監充當日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爲忠人君以納諫爲美是以仁宗開言路優容諫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致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歸心先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與純仁並爲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留主上思紹光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

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幸於輕重詔書藏其本末但致外
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無不卽時論奏旣許風聞言事卽是
過失得知而柄臣遂挈拾其罪主上將何所賴且參政以文
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己能不曉得事而又性類率易輕信
姦回舉意發言自謂中理欲求近功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
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
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之人棄公議爲流俗之語異己者
指爲不肖合意者卽爲賢能主上無從諫之美時政有擷苗
之憂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安石見容惟務雷同
苟且舊好拘文守法今則一切規隨趙參政心知其非而辭
辨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此皆朝廷大臣所爲

安得政令無失公亮等以純仁狀進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 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

不合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爲河南府推官 轍初爲檢詳文字朝廷數召劉

彝等八人遣之四方轍因求見宰相陳升之問君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爾近日詔八使欲遣往諸路不審公知利害所在而使案實之耶未知而慢遣出外羅諸事也升之曰君意謂如何轍曰昔嘉祐遣使寬恤旣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升之曰吾昔奉詔看詳寬恤事如范堯夫所言多中理轍曰今所遣如堯夫有幾升之曰所遣賢將不肯行轍曰公知不便而特遣使者之不行若之何卒遣之它日又

言均輸青苗非良法以狀詆升之安石怒甚欲加之罪升之止之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似王安石曰臣已嘗論奏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爲事上曰如此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安石曰大抵小人捭闔非必盡如人主意然後爲利

九月上謂陳升之王安石曰今賦非不多只是用度無節如何節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費置交子務先是御史張戩言呂惠卿姦邪不可在左右後數日安石又獨對力陳惠卿所以被譖者之情并諸姦利事上然之

三年正月知河南府張方平提舉集禧觀先是方平被詔舉堪任諫官者一員卽以李大臨蘇軾應詔方平旣入見上欲

除方平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觀望方平
姦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無補聖政已而安石又言陛下
留方平甚不便方平爲御史中丞附賈昌朝之徒誤仁宗賞
罰甚眾今留在內於陛下何所補但令羣邪更有宗主爾方
平亦堅乞南京留召遂命知陳州方平言民情戎事國之大
本願陛下廣聰明覽聽外采公議於得失之前深察軍民之
情厚爲社稷之慮朝廷尊而國體平順氣應而嘉禾生遂退
就誅殛亦所甘心上謂方平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退卽行
矣

三月傅堯俞正昭文館同判流內銓堯俞始治喪至京師王
安石素善堯俞未及見也安石數召之旣見語及新法安石

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遲君來久矣將以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還君堯俞謝曰新法世不以爲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實告安石不悅遂有此命 辛巳司馬光言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祇受者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專使之散青苗錢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日中外鼎沸皆以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言彼言青苗不便者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臣聞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米錢前日天下常平倉錢共及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

盡散之它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向時錢米得及此數乎
臣以謂散青苜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法之害尤大也陛下
誠能昭然覺悟聽納臣言罷制置三司及追還使者臣雖盡
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不足采陛
下雖引而置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審
陛下將何所用之 先是上欲置光兩府王安石曰光雖好
爲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終是爲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
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放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方
光之力辭也韓琦聞之亟走書文彥博請勉之云主上倚重
之厚庶幾行道道不行然後去之可也彥博以琦書示光光
正色曰古今爲此名利所誘虧喪名節者不少矣於是彥博

復琦書曰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直當求之古人中也
乙未條例司奏遵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爲之旣而琦
又言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爲不當臣詳觀疏駁事件多刪
去臣元奏切直之語曲爲沮難欲望親覽後付中書密院看
詳及送御史臺集百官議如臣言不當甘從竄極若制置司
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卽乞依臣奏施行上閱琦奏謂周
禮喪記無過三月等語安石駁此乃賒買官物非稱貸也范
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開貨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陛下
若非略見周禮有此則豈得不爲媿恥

丙申右正言孫覺言竊見制置三司條例司畫一文字頒行
天下曉諭官吏凡有七至於論斂散出入之弊將來陷失人

所能知者皆置不論於援引經義以傳會先王之法而不知其後將以召怨賈禍者臣得極陳之其條有三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學名世行義得君乃不本仁以出號令考義以理財賦而乃佐陛下爲此病民斂怨之術陳升之曾公亮趙抃皆位冠百僚身專大政首鼠厥義曾無執守臣於安石雖有舊故之義苟懷私而不言誰復爲朝廷言者中丞呂公著令檢會臣累奏早賜施行張戩言天下之論難掩在公在於聖明動必循理毋適毋莫義之與比昔建議謂使試而行之今已知有害而反罷之是順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憚改爲監察御史裏行程顥言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而改法持之愈

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爲害已多近日條例司疏駁大臣之
奏舉劾不奉行之官益沮公議先失眾心議其重輕未見其
可於是進呈孫覺疏王安石謂覺所言無理讀不及終而止
上曰人言何至此安石曰自大臣至臺諫皆有異則人言
紛紛如此何足怪上曰均輸事何以無人言安石曰豈少常
平事大臣固不悅但陛下初卽位以爲善政不敢異論陳升
之曰豈可有異論訪問羣臣此皆提舉官所在張大妄作故
致人言耳上又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臣曾略諭以
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
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爲害理若不申明法
意更不明于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以息上因論及臺諫官

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謂得人心者以有義理義理者乃人心之所悅上又諭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眾心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無異今日稍卻卽坐爲流俗所勝矣 己亥上遣劉有方諭司馬光行爲銀臺司不行再諭以光累有辭避已行褒依舊供職是日光又對於崇政殿因再拜謝上曰卿何爲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故不敢受抗命罪猶小尸祿之罪尤大故也上曰今士大夫洵洵皆是爲此言卿爲侍從聞之不得不言於朕耳上曰卿見元敕否光曰不見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光曰敕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風令抑勒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敕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率無一人來請以

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扣勒也國子監直講官王汝翼
辭條例司檢詳文字范鎮罷知進銀臺司初鎮言韓琦奏中
書自當施行不須下條例司及不當令李常分析封還詔書
聖旨諭鎮行下數四猶不肯會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上許之
鎮又封還詔書下令再送鎮行下又封還曰陛下除司馬光
爲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爲得人今一旦追還詔敕
非惟詔命反汗實恐沮光讜論忠計上不許以詔書直付光
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鎮言由臣不才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
賤凌貴以邪妨正故今興利之風日進尙德之風寢衰尤非
朝廷之福臣奉職不肖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故罷
右正言祕閣校理李常落職爲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

散常平錢流毒四海又州縣有錢未散而徒使民入息者上
令具州縣官吏姓名至五六終不肯具而求罷職故紉 上
批監察御史裏行張戢侵侮柄臣誣罔事實王子韶外要守
正之名內懷朋姦之實所入章奏與面奏事前後反覆不一
並落職知縣戢屢言青苗不便最後上疏曰近乞罷制置司
及諸路使者并言散青苗取利爲害及王安石處事乖謬專
爲聚斂好勝遂非很復日甚呂惠卿險薄姦凶尙留君側而
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等心知其非優柔不斷觀望畏避顛危
莫扶戢旣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詞氣甚厲公亮俛首不答安
石以扇掩面笑戢怒曰參政笑戢戢笑參政之所爲豈但戢
笑天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曰察院不須如此戢顧曰只相

公得爲無過耶退卽家居待罪故遂與子韶同絀侍御史
知雜事陳襄同修起居注罷知雜事襄累奏乞罷青苗法旣
而有旨召襄試制誥於中書襄以言不行辭不就試乞補外
王安石請用爲集賢殿修撰陝西轉運使命下上批別進呈
而改是命程顥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顥旣罷御史懇辭
京西故也顥與王安石厚善條例司奏遣八使顥在遣中一
日與王安石語安石之子雱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
新法行矣顥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何與顥自此與
安石不合及詔舉中丞呂公著以顥應詔安石尙喜顥助已
而天下益苦新法乞罷青苗錢去提舉官安石大失望顥亦
以言不聽請罷上曰人言何以紛紛如此安石曰此輩小人

若附呂公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故紛紛不止也
七月新除宣徽使判太原府歐陽修復觀文學士知蔡州先
是修自歷官至兩府凡有建明詞旨堅確故安石言其可任
大事及安石輔政多所更張同列無合者修時判青州安石
奏上進之使判太原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法修固
辭方上章論青苗非是濟闕直放債取利中書言修擅上散
詔特不問罪修卽表謝語益侵安石言有曰時多喜於新奇
則獨思守絀眾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
宜之務則又非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悴之衰軀持昏耄乖
運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塞責又
言所宜必辭者三所難安者一安石見之不悅奏從其請遂

有是命司馬光言修表中病小人之遂非沮君子之改過二語手書知之其意有在矣

十二月知永興軍司馬光知許州光在永興宣撫司請增修城壁雖內郡不被邊亦增修如邊郡光奏罷之又請添軍馬於長安河中汾州光言歲凶民艱食懼無以供億乞罷添不許光之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伏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卽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詔光移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或曰陛下不能用光言必不來上曰未論用其言與否如光者常在

左右人主自可無過矣光乞辭許固請留臺久之乃從其請
光自是遂絕口不復論新法先是富弼判亳州方行青苗
息錢法弼以爲此法行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富民不願
請者俱貧民後不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
弼以大臣格新法法術當自貴近始若置不問無以令天下
章下本州詔獄鄧綰又劾之連逮甚眾未決會除劉摯監察
御史裏行摯語家人曰趣裝無爲安居計卽上疏論亳州獄
起不止疏奏上欣然開納至是獄具通判唐諲簽判蕭傳及
徐公衮石夷唐永成等七縣令佐合十六人各充替而弼亦

謫

四年五月提舉崇福宮呂誨致仕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

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審察有標本
治療有先後委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
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蹠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
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危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
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身疾喻朝廷
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爲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
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曰強視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
之遂卒

六月劉摯言臣竊以爲今天下有一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
於無事之論有變更古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
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

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其所据舊法而補其偏以至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思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爲爲治之道若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以是也至鑿者則作爲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二勢如此事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此後摯嘗面對上問識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力學不識安石 甲戌富弼判汝州弼先給假就西京養疾於是弼辭汝州乞依先奏上不許弼召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簽書止令通判以下施行

七年夏四月端明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判西京留守
司御史臺司馬光疏曰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六事
自責今陛下以四事勤求聖人所爲異世同符皆詔書所言
卽日之深患陛下旣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方今朝之闕政
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
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
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和而侵
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困農民六
曰信狂狡之人妄興功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
皆不足以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
外有獻替之蹟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

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已知之矣但一下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 上嘗與二王擊球戲賭玉帶頽曰若臣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

八年十月富弼言臣近忽聞時詔宣大赦出於非常又聞別降手詔許中外臣僚直言朝政之闕失洛城眾庶歡呼鼓舞喧於道路聲徹幽遠推是而往則天下之人無不慰悅矣臣再詳手詔乃陛下親筆非學士所作至累年災異如山摧地震旱荒之類前後包括一一歸咎於己詞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感泣故星變不旋踵而滅去臣願陛下盡取諸奏不遺孤賤萬幾之暇一一親閱擇其眾說所合者

斷在不惑立賜施行踐虛心以改之詞應天文尤大之變使
澤及普率急若置郵則人心悅服天道助順天人相應立致
太平豈復有災眚出現而上駭聖慮哉 張方平言新法行
已六年事之利害無一二可以順民之心天地之變人心實
爲之故和氣不應災異薦作顧其事必有未叶於民者矣法
既未叶事須必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爲陛下痛
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況今習俗奔競偷倣成風交黨相傾
利害相軋攻訐起於廟堂辨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
毀譽私於姦惡賞罰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玉度也士大夫習
尚如此有爲國家仗節死義臨艱虞而不易其操者歟人各
有心激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君子憎其言外若不足其中誠

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僞也惟賢鑒精察之故能廣視聽於扶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綱執其柄要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救矣上皆優容之 呂公著言陛下自卽位以來早朝宴罷勵精庶務其規模蓋宏遠矣然臨朝願治爲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刺而不和中立敢言者罹讒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進郡縣煩擾民不安生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夫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爲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極惡前後紛紛玩黷聖聽者蓋不一矣其於人才旣反復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斷可知也陛下獨不察乎況

於一二人者方其未進用之前天下固已知其姦邪小人也
但取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此所累陛下聖哲之明也臣
今所言亦非謂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開廣聰明
延納正直公聽並觀盡天下之義事之善者固當存其未善
者則鑄損之苟爲非便不爲已行而憚改言有可取不以異
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衆人耳目而庶政自
理百姓乂安乃可以足兵食禦外侮矣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四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五

宋彭百川撰

神宗經制西夏

趙元昊死諒祚立十九年其年秋率眾三萬來掠熟戶趙明圍大順城官兵與趙明擊之諒祚中流矢敗走朝廷命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齎詔問以入寇之故且用鄜延經略使陸詵言令塞下止冬衣服銀絹使者諒祚聞絕其賞賜氣大沮會上卽位諒祚卽馳表謝罪上赦其罪答以優詔且遣供備庫使高遵裕押大行皇帝遺留物賜之諒祚亦遣使進助山陵于是上批去歲降詔問罪夏國而界首作周量使臣往來折難最爲辛勤事旣寧息以其名聞于是延州西路都巡

檢楊定進一官仍擢爲閣門通事舍人權知保安軍樞密乃
言夏國旣進表謝罪詞理恭順乞詔沿邊城寨守彊場無得
生事詔從之居兩月种諤復掩納嵬名山取綏州西方兵釁
復始于此名山本熟戶九歲爲元昊所虜長爲銀夏綏三州
監軍其帳在綏州之側領小使二十餘人牙頭吏史屈子者
狡猾爲眾貸諒祚息錢累歲不能償時大饑諒祚數點兵民
疲敝苦之屈子乃說諸小帥密謀內附又名山之弟夷山前
已先降爲熟戶諤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
文喜受之陰許納款名山不知也諤卽奏言諒祚累月用兵
人情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人有懷土重遷之意
矣故首領嵬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乞因天時

人心許令歸化詔轉運使薛向詣闕詢之詔陸誥召諤赴司
審議并使向還會議于延州誥曰數萬之眾捨地來降情僞
未可知且何所安置之召諤問狀遂與薛向同議奏曰鬼名
山兵力誠能據橫山而效順于我因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爲
堡障則中國之利若名山不能出此棄其地而徙其眾來無
實利加我而使我輕絕夏人以啟邊隙非計也上復召本路
掌機宜張穆之問甚詳穆之言事可必成可移誥知秦州詔
令以觀未行而諤所遣熟戶韓輕持蠟書往與屈子期者已
歸報諤卽夜發兵馳赴綏州折繼世來會直抵名山帳名山
大驚援鎗欲鬪夷山呼之曰兄已納降何爲如是其姊識其
聲曰汝爲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爲驗夷山示之手無一指

姊曰是也名山曰我何嘗納降夷山曰兄已受來使金孟名山曰金孟何在乃文喜以金孟進屈子且脅之曰宋兵十萬至矣名山投鎗大哭不得已乃降諤遂據綏州詵大駭劾諤擅興詵等代去至鄜州復有詔止詵同計邊事詵馳入見面陳利害請以璽書慰諭夏國棄還綏州正种諤之罪當是時文彥博爲樞密使亦以爲諚祚稱臣奉貢今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會韓琦初罷相判相州上乃改琦永興軍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卻以聞琦至陝言可受彥博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餽之糧餉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二者俱有備乎琦對不必饋戍及救彼自可當諚祚卽移書鄜延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諚祚攻嵬名山勿救也知延州郭達

以爲不可琦使經略使司幹官劉航往督之達固執不從曰
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俱潰去矣乃奏詣綏州築城置兵戍
之轉運使所費凡六百萬緡楊定者左右賣國嘗受諒祚金
銀甚厚爲沿邊都巡檢私出塞見諒祚與其子仲通嘗往來
諒祚所朝廷初未知也及諤據綏州諒祚以定賣已故因以
謀楊定誘殺之并執定子仲通以去上謂彥博曰楊定爲夏
人所殺于朝廷之體如何彥博對曰此諒祚犯順曲在於彼
宜令延州移牒詰問如朝貢不入卽嚴設邊備絕和市以困
之然後可深討也邵亢以天下才殫力屈未可用兵宜切諭
以邊臣生事因撫存其人民若不從命然後兵出益有辭條
其事上手詔報亢曰比覽來奏允符朕意蓋中國民力乃是

大事兵興之後不無科率人心一搖安危所繫朕以渺微承
五聖大器日懼不克永惟受任寄之重故前者咨詢公欲求
良畫且以大國制臨四夷蕃戎負恩皆爲常事今則自我輕
動先違信義引兵深入奪其城邑若爲契丹計者則曰夏國
未失藩臣之禮而南朝遽收復其地則我燕幽之境孰謂大
朝無意取之哉以此言之二虜之心不期自合也又朕所繫
憂者也其時諤旣以擅興被劾者率多罪諤惟是張謬之謂
諤有奇功朝廷察穆之言過實意穆之與辭向表裏成諤之
事以誤邊計乃罷穆之令于永興聽旨又罷向責知絳州而
慶州淮安鎮都監任懷正環州定邊寨巡檢李容初不稟經
略司節度止憑辭向牒卽會兵納降法當斬以該德音薄責

之奪懷正一官容兩官並免勒停种釋罪贈楊定宮苑使錄
其三子仲容仲爽仲襄旣而諒祚以國中歲饑戰又數敗乃
復以鐵琅璫錮殺楊定者僞六宅使李崇貴右侍禁韓道喜
將以獻而諒祚死秉常嗣立議遣告哀使以楊定之死莫肯
爲使者辭宗道有罪強之來宗道甚懼及境朝廷遣劉航問
其所以爲使之意宗道曰告哀爾無他也至京師乃命新陝
西使韓縝就都亭西驛告宗道賊殺楊定等事宗道言李崇
貴韓道喜二人已禁錮俟朝旨至卽拘送後陳秉常與其母
悔過惟命是聽之意于是廷議復欲乘此復塞門安遠之地
邵亢以爲幸人之喪不可請以綏州易之亢之議與彥博之
請合詔縝與宗道議縝與宗道議曰朝廷欲以綏州還夏國

宗道喜曰如此則感朝廷之大恩因令緝語宗道還我安遠
塞門二寨宗道曰苟能綏靖獻安遠塞門寨基緝曰其田土
何如宗道曰安有遺人之衣而留領袖乎緝信之入奏上令
復喻以恐嗣主幼未能戢蕃部他日或來犯邊今爲夏國畫
長策度彼親實保事酋領亦必三五人欲盡自朝廷除官仍
割歲賜五萬數充俸給所貴助國同心效順彈制蕃部仍候
李崇貴等至方可行冊慰之禮乃賜秉常詔曰惟爾先父保
有西郵忽覽訃音良深軫念眷言荼毒情何可任勉勵孝忠
用副存撫迨諸親信之列亦同慰諭之懷餘令辭宗道等宣
諭未幾宗道奉表入貢且繫送李崇貴韓道喜與仲通俱至
答前所宣諭則云不知于是獨留崇貴等而卻回宗道表并

其物崇貴至京師乃發楊定私見諒祚受金等事推問仲通
與崇貴所言俱符詔仲雍仲爽仲襄並勒停淮南編管崇貴
免決止刺面配洪州道喜編管廬州而已既而宗道復來纒
因責宗道曰君在西驛時嘗以二寨諾我今更易言何也宗
道由是獲罪不復來御史中丞呂誨上奏曰臣竊以收復綏
州將及一年始聞朝廷議還其城罪歸种諤講尋舊好用安
邊患中外之人皆以爲是今又聞留綏州以固橫山之地及
別與西人商量以綏易安遠塞門等處彼既不納和解無成
是必主議者不一有所反覆重失戎狄之心爲時生事必矣
臣聞昔劉平曾獻取洪宥之策种世衡有復橫山之意而後
保安軍宋迪言招橫山之民知延州程戡欲納輕賦之地當

時執政深然其說迪因得職司任使戡時昏老安能爲之所
以然者知不可行而有所要也果中姦謀尋以節鉞寵之戡
因保薦楊傳此策皆出于傳也以至辭向獻攻取二策曰先
舉曰淺攻先舉者幸諒祚黑闇意在掩其不備淺攻者止遣
上丁入賊界平盪河南近種諤在青澗城乃招誘嵬名山等
眾因其荒歉乘彼虛乏攘取綏州此是先舉淺攻之策也獻
言者但喜功名而邀祿利不思困邊疆而成後患朝廷一時
信納亦未思前時李至棄靈夏之議當時豈不能堅守蓋重
惜生民之命借若如眾人謀盡復山外壤土因降人以居其
地立酋豪以領其族不免增添軍馬以爲外托飛輓芻粟以
供軍餉輦致金帛歲備賞齎必無一毫一利入于公上損不

資之費而事不急之用誠可惜也如鄰府困乏一路利害可知矣今傳聞薛宗道不復至劉航亦不遣前議既罷邊患已成數路時有賊馬邊奏甚急調食浸廣羽書交至使車旁午人心怖駭罔知涯涘臣所痛惜者諒祚前有缺禮聖君蒙覆未嘗問罪及其無事种諤幸彼有災因之伐喪不仁之甚曲皆在我典刑未正何以示天下今乘綏州去留望朝廷早爲定斷謀臣料敵必無遺算然所識有遠近持說有異同揣摩迎合之論不可不察也毋俾玩寇以失機會迺臣區區之見也又奏曰臣竊聞以綏州易安遠塞門謀之未就獻議者謂綏城勢不可棄棄之則示弱無以壯國威果如是計臣料邊人獻議遂成种諤之事且以孤城之內全藉官軍戍守新附

之民寧免餓糧供給徑路要衝當更增添堡寨轉餉之費力
役之勞自是無窮是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自起無名得此
空壘彼國之民怨深骨髓方值凶歉未能舉事人壯馬肥必
思報怨我兵百戰百勝未足掩前舉之失兵勢小衄人心若
何臣恐綏城未及而名城已有可虞也臣嘗觀邊民談說日
尋干戈乃其幸也所以知獻此議者必邊人矣爲天下謀者
不專事一面與小戎開一朝之閒隙絕三紀之信誓他有強
虜觀我舉動疑心一啟何以支吾必不惜生靈之命竭天下
之力收復靈夏何施不可顧事體輕重宜審措置唯祈聖慮
與大臣熟議其當否毋貽後悔已而夏王復遣都囉重進來
曰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更教夏國以臣叛君何哉朝廷乃命

更不分賜物但還二寨重進凡三返議不合更遣岡萌譌以
誓書來言謹奉詔以二寨易綏州乃詔秉常俟誓表來上乃
以誓詔賜之又詔邊臣毋輒生事繼遂冊之爲夏國王秉常
旣受冊郭逵乃遣其掌機宜文字趙高交二寨定地界羌言
朝廷原所欲者二寨爾地界非本約也高曰若不得地但得
此二牆墟安用之詔高赴闕旣到因言綏州與之亦用兵邊
備未可弛也前此王安石亦爲上言不可知邊事者以爲綏
州城據險可惜至是不復以綏州易二寨遂改綏州爲綏德
城其後秉常又遣使來請如舊約詔不許明年秋秉常乃舉
兵三十萬大寇環慶

韓絳宣撫陝西

熙寧二年工部郎中李復圭知慶州專殺喜功鬪訛之役賊兵十萬復圭合蕃漢兵才三千遣李信劉甫种詠分將之付以陣圖約日接戰信等如教未至賊營賊兵大至與戰多所損失退守荔原堡復圭急收所付陣圖劾信等違節制种詠下獄死李信劉甫俱劍斬之人以爲冤而朝廷未之知也王安石言于上復圭斬信等甚當上曰文彥博馮京俱以爲不然已而復圭益出兵夜趨和市俘虜其老弱數百論功告捷又發兵夜襲金湯殺其老弱亦數百人西人大仇憤

三年八月戊午上批涇原等路諜報西人點集國人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將入寇安石曰西人豈無鄰敵如何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盡來而不憂鄰敵竊其國乎若果爾則是西人無

謀亦不足畏符堅舉國南伐爲東晉所敗東晉非能敗符堅
驅率舉國之人既不樂行則自潰而敗故也以臣料之或西
人張虛聲勢使我邊帥聚兵費糧草糧草費則陝西困陝西
困則無以待西賊而使我受其實弊也 是月辛巳夏人果
傾國大入攻圍大順城柔遠寨荔原堡淮安鎮東谷寨西谷
寨樂業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二萬圍或六七日或一二
日與官軍日夜接戰高敏戰榆林郭慶魏慶宗等戰樂業俱
死之于是朝廷議遣重臣爲宣撫使韓絳時爲參知政事請
行安石曰絳于邊事未嘗更歷臣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
王安石未嘗行邊今可出使也絳以爲朝廷方賴安石不宜
往安石曰朝廷所賴乃韓絳爾安石又言西賊不足憚以順

討逆以眾攻寡以小敵大以陛下明聖當十歲孤兒勝負之
形已決矣上日絳與安石宜無適莫其爲朝廷所賴一也卒
不許安石而遣絳于是知雜御史謝景温奏曰西羌擾邊環
慶城堡皆被其害緣復圭邀功生事致一路之人坐受塗炭
竊聞復圭統師以來數行剽掠偏師二十餘出遂使夷狄怨
憤舉國內侵士卒死傷邊民流離皆復圭所致昨詔鞫于河
中府旣又聞貸其罪如此卽朝廷之法不行邊臣得以自恣
爲生民害非細事也夫王者之師信義爲本向使復圭雖有
克捷之功而失信義猶不足取況輕敵損威傷財害民如此
之甚乎乞下宣撫使韓絳體量致寇之因考覈傷夷之數重
行黜責以警邊藩乃責復圭爲保靜軍節度副使

十二月丁卯拜韓絳爲特換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尙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初絳之行也文彥博忿絳無功並任其責奏請爲畫一以付絳而略無發兵約束安石亦請不預邊事而西討方略一以委絳絳至則選蕃兵爲七軍以种古周永清种諤向寶景思立种診分領之絳駐延州命种諤盡節制諸將將兵城囉兀燕達城撫寧召公弼城荒堆于是賊眾十萬圍撫寧三匝時折繼世擁重兵壁浮圖莫敢縱兵种諤將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流涕而已遂追繼世兵還方議戰守而撫寧城已陷將士千人俱歿上閱奏惘然曰近遣至囉兀以來見所築殊不堅但一土牆圍爾固已憂之今果亡千人邊城舉動後宜深

以爲戒尋亦罷棄賊又意攻囉兀絳命諸路出師 庚辰慶
州兵亂王廣淵撫定之上深以用兵爲憂文彥博曰朝廷施
爲務合人心以靜衆爲先凡事當兼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
下卽位以來勵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上曰三
代聖王之法固已有弊國家承平百年安得不小有更張王
安石曰朝廷但求害民者去之有何不可若百事隳頽如西
晉之風滋益亂也吳充曰朝廷舉事每欲便民而州縣奉行
之吏多不能體陛下之意或成勞擾至于救弊亦當以漸上
領之彥博又言行交子不便上曰行交子誠非得已若素
有法制財用旣足則自不須如此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
但有廢墜不舉之處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于

士大夫誠自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爲非亦自有以爲當更張者安石曰法制具在財用宜不乏中國宜強今皆不然卽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此特要人推行爾安石曰如趙子幾在府界案一王愷有濫有贓近臣乃以爲刻薄小人不當獎用上下相扇爲苟且不欲奉公類多如此則誰肯推行法制者已而上問執政以囉兀存棄安石曰不須築堡則存而守之無害上曰如欲守固當築堡安石曰築堡則致寇今撫寧新陷士氣阻卻乃于虜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眾當力爭之寇則其生變必矣上曰如此當不復計惜已費財用棄之而已然見兵三千人在彼爲可

慮積糧草多爲可惜遂詔棄囉兀又出內德音曰朕德不明聽任失當外勤師旅內耗黎元秦晉之郊並罹困擾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卹隱之恩以昭悔過之義應陝西河東路罪人除卻謀叛擅自殺人至十惡不赦外餘死罪下減一等徒已下釋之兩路禁軍並與特支民間因軍事科役者其議量重輕蠲減將來租稅亡歿軍士義勇強壯蕃部等委經略安撫司速具奏聞當行優卹命官及諸軍校將蕃官弓箭手人員當優與追贈子孫無骨肉在本處者給官歛送歸其家其不可辨識者葬祭之兩路文武官應副軍期有勞者保奏以聞兩路進士禮部下三舉御試兩舉並與免解嗚呼勞民致怨非朝廷之本謀克已施仁冀方隅之少息更賴黎獻共

圖雋功安石等上表待罪上釋之絳亦上章略云臣近乞面
奏邊事欲稟議攻守大計伏覩德音責躬悔過已謂聽任失
當則臣雖復言必不見用臣見于緣路待罪望早賜黜責臣
一身去就了不足惜所惜邊防大事陛下如此主張臣竭赤
誠報國而爲浮議所搖猝然撓罷不得畢其始謀自今孰敢
奮身當責以抗敵其偷安竊祿之人坐視臣輩被謗蒙恥進
退無路自必以爲得計也奏至已貶罷坐依前吏部侍郎知
鄧州兼西南路安撫使 上議責种諤與復圭同罪安石曰
復圭罪薄西事之興自綏德始亦諤之罪也况誤韓絳而敗
壞兩路諤爲罪首乃責諤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月餘再
責賀州別駕其後李復圭稍進用乃求賞向時麾下偏裨御

史盛陶劾復圭臨邊輕敵敗事其大略曰賊兵已圍大順諸壘方追集邠寧等兵處置乖方故陷郭慶魏慶宗于樂業陷高敏于榆林慶之屬羌蕩滅無幾正兵義勇死傷不可勝數寘之典法萬死獨輕朝廷全其首領止令安置議者至今惜之陛下寬赦聽還近職使復圭稍知廉恥當俯伏引咎以謝覃恩乃敢具奏乞賞打劫蕃部時麾下偏裨文過飾非僥倖萬一豈典刑獨行于李信劉甫而廢于復圭乎乞寘之于散地以協公議上語陶曰卿知李信劉甫所受劍否復圭當受陶曰陛下前日不誅復圭今日思之不能無悔復圭在朝又將謀帥臣恐陛下後日之悔有甚于今上曰向者止是不知今朕已盡知之自有處分乃詔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周良儒

根究以聞復圭遂罷判流內院銓仍令良儒與知慶州楚建中同根究後良儒建中以復圭節制陳圖來上上乃黜復圭知曹州復圭將行對上有怨懟語謂曰二十年前已之曹州今日羞見妻子上折之曰妻子何所羞乃羞見曹州吏民耳復圭無以對復圭既到任以謝表上復盛言已無罪放斥復爲人所劾罰銅十觔云

种諤建議大舉

元豐四年四月權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第一將种諤奏近謀報西夏國母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有梁相公者與其叔母亦相繼勸之既而秉常爲李將軍所激怒欲謀殺叔母與梁相公其言頗露二人共謀作燕會召秉常飲常

醉起于後園被害妻子及從者近百人相繼遭屠戮臣竊謂
夷狄賊殺君長此上下叛亡之變誠天亡之時也正宜乘此
之時大興王師以問其罪仍願陛下假臣鄜延九將漢蕃人
馬之外量益正兵選陛下親信中責人爲監軍同行文武將
佐許臣自辟置之裹十數日之糧甲以趨乘其君長未定倉
卒之間大兵直擣興靈覆其巢穴則河南河北可以傳檄而
定諤又上言臣已于今月庚申奏夏國秉常爲賊臣所殺乞
朝廷興師問罪今覘知秉常兵馬見聚于所居木寨國母及
梁相公于國母巢穴自木寨至國母巢穴約五里今已絕河
梁南北人馬不通梁相公者已出銀牌點集未知從與不從
臣奏乞乘其君長未定國人離亂之際興王師招討且兵尙

神速機不可後況西人叛亂鄰國孰不動心契丹自數年來
歲常三四以拜禮佛塔爲名欲假道興州而意在吞併其國
西人平時已常患之況今國內有亂若聞中國棄而不顧或
備而遲留萬一契丹乘此舉兵吞併易于反掌矣若西夏果
爲契丹所併則異日必爲大患于中國故今此事係朝廷爲
與不爲決與不決爾所謂楚得之則楚勝漢得之則漢勝今
西夏疆場若歸中國則契丹孤絕彼勢旣孤則爲我所圖矣
兵法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于人願陛下留神早運勝算
此千載一時之會陛下成萬世大勳祇在今日矣

五月環慶路經略使俞充上言西戎跳梁已久自仁宗朝欲
平蕩之未得其策近者西戎國內擾亂李靖有言兵貴神速

機不可失惟疾雷不及掩耳乃可成功臣料今之議者不過欲先招納羌人此策若行其機必露使賊得爲備賊若先動爲害不細康定覆車今日可戒昔李靖破突厥止用銳兵三千蓋謀之當行之果所以勝也臣平時守邊惟慕羊祜及其伐國志爲李靖而臣經營于此已三年矣策求萬全一舉而就恢復漢唐兩河之地雪寶元康定之恥以成國家萬世之利其費不過五年歲賜秉常之數其歷日亦不久臣欲乞乘傳入朝面陳攻討之略上稟睿斷不敢久留京師倍道兼程往復一月足矣又言近奉詔候王中正到應副錢帛今中正在延州臣若俟其來而議之則日月差遲其機已泄事不可成後悔無及臣欲乞入奏迴與中正會議詔充所陳邊事如

不可形於文字令走馬承受或機宜官入奏充未及奏是日
暴卒於州 元豐初蔡確既排吳充罷相王珪爲充黨欲并
逐之珪畏確引爲執政時王珪獨相久上厭之珪不悟確機
警覺上意有異一日密問珪曰上于公厚薄如何珪曰無他
確曰上久欲攻靈州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
珪喜謝之適江東運判何琬有違法事上語珪欲遣官按治
珪以告檢正俞充充以告琬琬上章自辨上曰何琬事惟語
卿琬何由知之珪以漏語退朝甚憂召俞充問之充對以實
珪曰與君俱得罪矣 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累報夏國
大集兵至須廣爲之備以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种諤爲鄜
延路經略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按撫使沈括從長處

置 先是令諤與括密議點集諤乃言疾雷不及掩耳今已
藉藉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討於是入對大言曰夏國無
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
副括賜以金帶別賜銀萬兩爲招納之用本路及麟府事悉
聽諤節制昭宣使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同簽書
涇原路經略總管司公事如遇出界令王中正及涇原路總
管兼本路第一將劉昌祚同往發開封府界京東西諸將軍
馬分與鄜延環慶兩路以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姚麟權環
慶路總管遇出界令知慶州高遵裕與姚麟同往其鄜延環
慶涇原招納蕃部等費用許支封樁錢涇原路令王中正候
編排本路軍馬畢赴闕於在京七百料錢以下選募馬步軍

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勇保甲萬人如涇原路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 敕榜招諭夏國曰睽茲西

夏保有舊封爰自近世以來尤謹奉藩之職忽姦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迨移問其端倪輒自墮于信約暴驅兵眾直犯塞防在神理之莫容因人情之共憤方切拯民之念宜與問罪之師已遣將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左右并蒐名諸部族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效順其誅國讎隨功大小爵祿賞賜各倍常科許依舊土地住坐子孫世世常享安榮其或違拒天兵九族並誅無赦蓋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征更無千里之敵咨爾士庶久罹困殘其堅向化之心咸適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後悔

何追 是日王中正發麟州禱祭祝辭云臣中正代皇帝親
征兵六萬人民夫亦六萬餘人行數里至白草平卽奏已入
夏界留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於麟州 高遵裕
發慶州蕃漢步騎凡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秣諤以
鄜延兵五萬四千畿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爲七軍方陣而
進自綏德城出塞 壬子上批鄜延等路大軍非久乘勝進
至靈州萬一未有濟渡之具致賊稽誅不可不預爲謀畫宜
令熙河路都大經制司密選閒人齎信號或移牒涇原等路
舉橫烽至熙州俟得本州馳報卽部勒兵馬駕船楫東下接
濟諸道之師併力蕩除巢穴 是日涇原路行營總管司破
賊于磨濟隘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

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謂環慶阻橫山必從涇原取胡盧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旣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賊界堪哥平十五里遇賊三萬餘眾扼磨臍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韋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爲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眾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眾驩甚響震山谷昌祚旣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賊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賊小卻我軍乘之賊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唃囉臥沙監軍使梁格鬼等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禽

首領統軍姪吃多理等二十二人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偽
銅印一自是我軍通行無所礙轉運副使葉康直判官張大
寧皆隨軍謂昌祚曰觀公臨危持論詞氣不憤可以立朝爲
天子爭臣非特善於將兵也 高遵裕過橫山之萌井次故
清遠軍鄜延鈐轄張守約白遵裕曰此去靈州無三百里請
以前軍先出直擣靈州今夏州以一方之力應接五路之師
猶以一支抗全體難保無誤又探知我師將合涇原兵出胡
盧驅川河南部落悉往枝梧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
百人若裹十日糧疾馳不三四日可至城下大軍無事矣或
以萬八千人爲不多去則可憂然大軍在後彼不測其厚薄
淺深眞所謂附虎而行莫敢鄉邇也兵貴神速祇此是矣遵

裕不能用 涇原兵旣破磨臍隘行次賞移口有二道一北
出黛黛嶺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迂諸將欲之黛黛劉昌
祚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儻有不
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積粟夏人謂之初倉可取而食之
靈州雖久不足憂也旣至得窖藏米百萬爲留信宿重載而
趨靈州壬午師次城下是時環慶軍未至城門未闔先鋒奪
門幾入高遵裕聞之卽奏曰臣遣昌祚進攻已得其城有詔
先得靈州以節度使賞之遵裕怒昌祚先至卽遣李臨安鼎
持檄檄昌祚曰已遣王永昌入城招降可勿殺昌祚數曰城
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奈何遂按甲 翌日環慶軍次南
州平距城三十里遇賊接戰斬首千餘級昌祚特選鋒數千

騎赴之未至而賊已退遂見遵裕坐昌祚帳外移時不見旣見問城下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後前日磨臍隘之戰餘眾退東關若乘我師之銳先攻破之城必下遵裕曰吾夜以萬人負土積壘下遲明城可得怒未解檄昌祚以涇原師付姚麟麟不敢當遵裕亦已遵裕禁昌祚毋得擅攻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造之俱細小樸拙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昌祚共解救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兵咸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諭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城上人曰我未曾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圍至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我

師水至遵裕斷礮爲梁以濟追騎至轉戰累日至韋州爲賊所乘一軍俱潰 靈州失利朝廷不聞上憂之詔王中正曰環慶涇原之師見攻靈夏未破賊兵繞出大軍之背扼絕糧道本路別無援兵卽今道路隔絕不可不慮令王中正將所部兵馬除已過河更不追還于延州簡卒隨种諤出界兵及河東兵共三萬人以上速自環州洪德寨入至韋州以北如道路通快賊兵走靈州已有可破之勢卽換在彼地久役兵員回接轉餉或糧饋闕卽應援兩路之師迺還歸務在審重仍速報軍前且詔遵裕曰環慶涇原大兵久頓靈州城下糧道艱阻如已收復靈州卽分遣將兵開道通路或猝未可破卽同涇原兵從環州兵迺還移寨並邊別議措置回師之

際務在部分嚴整其左右賊馬須痛殺戮已令王中正部領
大軍接應須審度機便施行又詔沈括曰聞賊會十二監軍
司兵萃于靈武內外拒捍官軍緣慶渭之師暴露日久士飢
力疲須得外來生兵爲助殺逐救援賊馬通活糧道未論攻
城利害且全兩路之師整陣南歸已爲上計今种諤已回軍
並塞分諸路于保安軍及管下城寨歇泊朝廷已專遣使人
厚賜犒贍必可鼓奮士氣旋便效用宜速諭种諤來德靖駐
劄趨移諸將並赴西路休息飽給飯食候使人至犒賜訖接
續舉軍西去環州洪德路應援兩道大軍並力殺逐見屯賊
馬 兵未會而轉運司奏曰涇原環慶兩路進兵攻靈州不
下兩值大風夜寒凍死及殺傷士卒不少靈州繞城舊有黃

河分水大渠三重及溝澮縱橫貫注水所溉田約二千里前
大軍經過渠皆乾涸自庚子賊決河水渠漸盈溢寨地卑下
勢將滄浸高遵裕已于辛丑領大軍離城下卽有賊馬出沒
邀截至午過一渠人馬涉水至西再過大渠雖有小橋人馬
壅併亦須涉水其後涇原兵遇夜止在渠北與中軍隔渠下
寨壬寅賊追及後軍接戰兩渠間水浸及踝寒凍人馬頗有死
者申時至南州下營遵裕以涇原搬運糧草金帛至南州爲
賊兵鈔掠幾盡環慶再遣夫糧及境亦以道路艱難餽運不
接見領軍士通道應接糧草 遵裕亦奏曰臣領大軍徑趨
靈州會合兩路兵自丁亥併力攻擊緣靈州城廣闊守禦備
具近城賊兵數萬不少日久與諸將分頭竭力且攻且戰雖

屢獲首領然堅城未下庚子賊決黃河水浸營難以駐留兩路轉運司只計置一月糧草令大兵出界一月以上羌人于清遠軍韋州鳴砂川烽火平以來出兵邀擊糧草驛遞不通彭遜兵護涇原搬運糧草爲賊鈔掠諸軍乏食士有饑色今若不統領大兵先計除抄掠之寇使道路通快然後攻取卽恐官軍坐致疲敝加以冬寒日甚別致生事臣與兩路總管將副等議定兵通路迎接糧草已而遵裕請入朝別議攻討詔不許轉運者亦力言遵裕不可復任邊寄其奏曰伏聞朝廷詔遵裕領環慶涇原兩路兵退歸並遵別議措置今見遵裕志慮昏淺動失事機喜怒輕肆賞罰謬濫有功將佐多遭摧沮士心不服昨深入賊境全不肯痛行討蕩仍節制將士

遇賊按戰限定步數不許追擊有過所限遂遭庭奪欲行軍
法緣西賊戰鬥兵勢稍力必卽退遁旣不肯乘勢追擊于理
無復大捷以致賊勢猖獗了無成功今若再委遵裕別議措
置恐終未能上副朝廷責望之意又奏大兵攻靈州半月頻
經寒凍自離靈州日有賊兵追襲爲賊殺傷十過二士卒
乃敢攘奪公私之物至剝取軍員衣服生理掩之并自去巾
櫛服飾詐作蕃兵追奪財物軍儲什物棄毀滿野多燒兜牟
以造飯鋤桿弩椿箭筈鼓排之類皆以充薪所持兵刃則以
采柴木無不鈍缺凡此皆屬軍政本司不當侵預不敢施行
若不密奏則緘默之罪恐難逃追詔奪遵裕岷州團練使爲
西上閣閒使知坊州 涇原路兵初出界正兵及蕃漢弓箭

手共萬六千六十人馬五千七百八十三匹及入寨上萬三千四十八人馬三千一百九十五匹而已 李憲領熙河兼秦鳳建大將旗鼓節制諸軍至西市新城遇賊破之駐女遮谷襲逐斬獲降龕波給家等二十二族收復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以李浩安撫兼知州事遣歸順首領巴今渴攻撒逋宗城駐軍未發詔憲諸路兵朝夕直趨興靈蕩平夏賊董氈亦稱欲往靈州破賊乘此機會叶力深入撲滅巢穴若興靈道阻卽過河取涼州毋得止遣偏裨以往又詔憲蘭州駐軍踰十日矣雖興版築委官可辦不須留連大軍今總兩路蕃漢兵夫十餘萬眾纔入賊境百餘里卽止所當畫一約束蕃部諸將乘時奮功勿再遲疑自貽悔咎繼以糧運不辦詔責

漕臣馬申等更命趙濟胡宗哲供億憲留浩守蘭州總兵東
上破賊于高川石碓進至屈吳山復破之下營打囉川城招
納酋豪郅成四降注家等族首領趨天都山焚南佐府庫至
滿丁川擊破統軍鬼名山虜獲甚眾次胡蘆河而南 王中
正將河東兵六萬民夫荷糧者亦六萬餘人九月甲午發鄜
州纔數里至白草平卽騰奏已入虜境留屯九日不進遣士
卒往來取芻糧于麟州十月乙卯始自白草平引兵西行三
十里至鷓枝谷止丙辰西至四鵠峯以陰霧復留一日是日
行不過四十餘里而止 丙寅度無定河循水而行地多溼
沙人畜往往陷不得出晚至橫山下神堆澤始遇種諤兩軍
相距數里諤先上言乞不受王中正節制會諤出塞攻米脂

斬首八千獲馬及牛羊橐駝器甲以萬計令介譌遇以米脂
降得虜部萬四千二十一人天子多其功許之 丁卯詔書
至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河東夫見鄜延夫言此
夫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者二十餘人 時轉運使又奏提
舉常平倉趙成主隨軍糧餉凡所須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
傳指揮而已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
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紙筆自後以片紙書
之公岳等問中正軍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爲鄜延受我節
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
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糧及諤旣得詔不受中
正節制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乃遣官屬引民夫干

餘人發胡人所窖藏僅得千餘石 庚午至夏州番將索九
思前已遇种諤而棄城遁去諤斬首捕虜千七十人降附六
百五十至是中正至軍于城東士卒無所得俱憤悒思戰諸
將俱言于中正曰鄜延軍先行所獲甚多我軍出境近三旬
所獲才三十餘級且食盡矣何以復命于天子請襲宥州聊
可藉口中正從之 癸酉至宥州城中居民五百餘家遂屠
之斬首百餘級俘十餘人獲馬牛百六十羊二千九百軍于
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 甲戌營內將官張真知
府折克行引兵二千餘人發糜窖遇虜騎千餘與戰敗之斬
首九百餘級 丙子至牛心亭食盡 丁丑至柰王井遇鄜
延掌機宜景思誼又得其糧遂引兵趨保安軍順寧寨兵夫

凍餒僵仆于道未死兵眾以刀剮其肉食之 諤赴夏州而
石州監軍司亦遁去收其兵籍案牘得窖粟餉軍還次索家
平三軍食盡亦俱號泣潰去沈括以聞上詔事勢出不得已
須當急切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榜云聞戰士止是不禁飢
寒逃歸其可各隨所在城寨權送納器甲請給糧食卿仍一
面令城寨安撫司依榜受納給十日糧聽歸所屬節次具招
撫數以聞

十一月丙午詔曰據种諤奏已移軍並塞兵馬暴露日久宜
令种諤部領還本路全養士氣繕治器甲葺補衣裝俟稍近
春暖再出討其本路土兵各歸元劄駐州軍城寨蕃兵并漢
蕃弓箭手等各歸元住處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分擘于近

處有糧草軍州屯泊其運糧夫皆放散種諤下將佐各隨軍宿泊 又詔沈括曰本路行營之師自出境以來逢賊大小戰鬪未嘗傷沮迄今保全南歸並塞其士卒適當凝寒之際加之常抱飢餒其于勤勞忠盡可嘉甚矣若不稍遂休息以待將來之用則氣力必須衰墮傷其壯勇之心況今邊事未有期程緣邊要地芻粟宜乘時預備愛惜卿等疾速將諸將軍馬節次分屯其元係沿邊者卽量留防守其餘移置白草平已下州寨非緊切擬用去就食仍俟使人到日頒詔犒賞無諭可責轉運司官編排錢絹各六七萬貫匹已上準備賞賜兵乃罷歸延州 上令中正諤俱趨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入虜境望空而行無鄉導斥堠性畏怯所至逗遛恐賊

知其營柵之處夜二更卽令軍中滅火後軍飯且熟卽行士卒食乏多病又軍中有驢三千食之無遺者及食盡士卒憤然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趙壯二運使乃潰歸中正頗聞之乃于軍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而陰令走馬承受奏轉運使糧運不繼之故不能進軍种諤不受節制故糧乏上怒令械公岳等于隍州獄治其罪公岳等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止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陰備八日糗糧今出塞二十餘日不得不乏上乃命械之中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乃還朝過陽州謂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無他已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 李穰主鄜延糧饟民夫亦苦于搬運多散走糶不能禁遣吏斬三百餘

人又自斬九十餘人雖多殺戮卒以糧運乏絕諤兵遂潰稷當以乏軍輿論上批郵延路轉運使李稷應副軍糧乏闕乖方及累奏誕妄致行營士卒乏食逃潰若不差人代領其職付吏正治其罪則有誤國事不細遂降兩官爲轉運判官而御史王祖道論其罪惡曰稷督夫糧出界令依陣法務崇虛文不卹事實民夫固不知有伍行部令之法所轄官吏又非所部紛亂雜擾卽肆殺戮不能禁止況民夫常去大軍十餘里閒卒遇賊兵不知何以捍禦方大兵未行以十萬坐食之夫頓于五龍川者九日比及出界糧食已乏逃亡者半乃妄言寒苦所致以覲免敗軍之罪頃出界往回未嘗有大雨雪稷之欺罔明甚始稷具圖來上部伍行列指掌可觀及其推

行紊亂一一不如所言議者以稷惟倚事作威不知恤眾自安定堡轉運至無定河一日斬數十人故眾潰棄糧而去今稷雖奪官得全首領已幸豈可復領將戍任以按察詔下沈括體量以聞其後上語執政曰昨陝西初有師期李稷奏運糧夫已備及帥行夫數甚不足蓋稷所奏具文耳無其實也稷所言多欺罔幾誤朝廷大事稷呂惠卿所薦也好大言無誠實外似剛直實極污邪稷之隨諤軍也威勢甚盛一日早入軍營軍士鳴鼓聲諾諤尙臥帳中未興諤怪之出對稷呼鼓角將問曰軍中幾帥曰太尉耳曰帥未陞帳輒爲轉運糧草官鳴鼓聲諾何也借汝之頭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稷倉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及永樂城陷或言

稷以酷虐乘亂爲官軍所殺云 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
正計糧數止六萬餘皆待命于保德旣而朝旨令餘夫運糧
自鄜州出踵中正軍凡四萬餘人遣晉州將軍訾虎將兵八
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旣又不
知中正所在會趙高領河東轉運亦言中正不更事爲謬所
愚輕信妄舉師出逾月略無功緒訾虎一軍夫糧足備委之
鄜州度其本謀必非持久旣不敢直趨巢穴而乃旁詣鄜州
度其本乃以糧盡爲解令李稷上奏窺測朝廷况隨軍役徒
可使轉運路昌衡在鄜延餽餉足以給之今徒役已散復集
必難如期乃罷之至是天子詔曰昨朝廷大舉本意直擣靈
興覆賊巢穴不爲淺攻但取橫山而已以地形觀之自西路

保安軍順寧寨趨興靈至近昨种諤等出界自東路綏德城
二十二日方至白鹽池而歸師八日已入塞門不符王仲正
种諤所議進兵何因捨直就迂會兵夏州虛占日月勞頓士
馬橫費軍糧不能成功仰具析以聞于是种諤降黜授文州
刺史王中正降授嘉州團練使沈括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
州安置 時大舉伐西夏种諤帥師入銀夏等州而不能有
李憲僅得蘭州逗撓不進高遵裕又自靈州敗還上知師老
民困卽下詔曰据前軍走馬承受言經略司差定漢蕃兵馬
前去銀州防守事勘會本州雖名爲州而城守之具百無一
有旣非可制賊死命之所又非爲進攻巢穴之漸徒糜軍馬
守之安用顯是全不較計向去得失確的利害止欲成就開

拓虛名況士卒又糶凍餒人心厭怠之際尤宜乘時休息以待將來成計大用可急移文种諤仰除有守具去處差人把守外餘一切放歸諸城寨就糧草去處歇泊且下詔諭民更不調夫

李憲再舉取靈武

初李憲將師淺攻得蘭州築爲帥府以鎮洮爲列郡詔憲據軍前事力修治爲騎兵歇泊之所詔赴攻靈州憲以糧餉不繼船筏未備爲言及涇原環慶師老于靈州趨憲赴援又不能往旣而諸路師潰而歸兵罷上以憲蘭州猶有功同知樞密院孫固奏曰兵法期而復至者斬況諸將皆赴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不聽但問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

爲詞上釋不誅使圖後效憲乃上奏曰昨諸路之師各以一道出界兵勢旣分賊已熟見虛實將來再舉須合諸道兵攻其必救使之莫測若併兵一道則有數者之利如仍舊分路則利悉爲害爲今之策須于涇原會合併攻自熙寧寨進置堡障直抵鳴沙城以爲駐兵之地如此則靈州不攻自拔河外賊巢必可撲滅遂陳進五利云審度事機須圖再舉遂以目覩利害畫爲此策筆墨不能自陳乞許臣赴闕面受成算上得奏大喜由是決意再舉時元豐四年也詔河東轉運司自涇原環慶擇便路取靈州兩旁築城堡約十五處置守具積糧草

明年以李憲權涇原路經略使兼經制熙河節制秦鳳路陝西諸路經略使兼經制熙河節制東京六千人京

西三千人河北八千人河東五千人淮南六千人并令都水
監刷黃汴河清及客軍共萬三千人隸之又招納董氈阿里
骨鬼章及禹藏花麻等憲奏進兵出寨築立堡障及制賊方
略乞從中裁詔不許憲又言五路軍馬會合之地遠近不齊
不可一一擇日雖擬七月辛丑中軍起發爲準乞下司天監
詳定憲又奏將來隨軍糧食轉運司經制膠柱須索浩大雖
傾關中事力佐以北路金穀亦未易應辦已自計置米五十
萬石乾糧二千萬觔自從本司轉運出寨于是鄜延路總管
曲珍出界至金湯遇賊焚蕩族帳七百斬首千級珍又分遣
將城葭蘆寨至囉兀城婁相直背罔川全軍夜驚而豐州屯
住神銳兵千餘人修葭蘆寨至府州百勝寨王安等百餘人

鼓眾擅還豐州時謀者言夏國母自三月初點集河內西梁
府羅歷界甘肅瓜沙十人發九人欲諸路入寇以三萬餘騎
侵犯淮南鎮而神木堡兵首領皆感奮選募血戰之士上戒
敕諸將且促進兵時已支司農寺錢又鹽鈔各二百萬緡內
藏庫銀三百萬兩中書奏陝西邊事未息欲廣調軍卒上曰
秦居關中地以一方士力尙能并九州今天下已十倍于
秦遠取東南財賦以贍關中更得名將練兵則何爲而不可
顧未有其人耳因謂執政曰康定中西鄙用兵契丹乘閒有
所要請仁宗御延和對輔臣至於感憤涕泣朕爲人子孫守
祖宗神器每念付託之重宜如何也因改容泣下羣臣震恐

莫敢對

徐禧等築永樂城

元豐五年夏五月鄜延路經略安撫沈括經略副使种諤等
上言準朝旨條具制賊方略仍歸畫一具所乞城山界本路
正當可爲之時今具大意臣等歷觀前世本路戎狄與中國
隔限者利害全在沙漠若彼率眾度漠入寇則彼先困我度
漠往攻則我先困然而西戎常能爲邊患者以漠南有山界
之粟可食山界之民可使有山界之水草險固可守我師度
漠以北則須贏糧載水野次沙漠力疲糧窘利于速戰不幸
堅城未拔大河未渡食盡而退必爲所乘此勢之必然也所
以興靈之民常晏然高枕而我緣邊城寨未嘗解嚴者地利
使然也至若能使漠南無粟可食無民可使無水草險固可

守彼若羸糧疲師絕漠而南頓兵砂磧仰攻山界之堅城此
自可以開關延敵以逸待勞去則勿追擊則惜力治約之勢
在我而委敵以空野堅城之不利又山界旣歸于我則所出
之粟可以養精兵數萬得虜之牧地可以蕃息戰馬鹽池可
以來四方之商旅鐵冶可以益兵器置錢監以省山南之漕
運彼之所亡者如此我之所得者如此而又絕和市罷歲賜
驅河南之民聚食于河外彼將何以自贍更使之賂契丹結
董氈乃所以坐困之也山界旣城則下瞰靈武不過數程縱
使堅守必有時而懈緣邊修戰備積軍食明斥埃待其弛備
發洮河之舟以塞大河下橫山之卒擣其不意此一舉可覆
也兼梁氏與萌譎首爲悖亂使一國之民肝腦塗地彼寧不

猜怨獨以兵威劫束勢不得動耳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
圖此曹操所以破袁尚也其當措置事候得朝旨別具條奏
又言昨條具制賊方略非謂展托邊面而已蓋欲窮困賊勢
窺其腹心須當盡據山界若占據山界則漠南更無點集之
地彼若入寇須自漠北進軍自來非大軍不可如此當先擇
險要之地立堅城宿重兵以爲永計今案視寨北古烏延城
正據山界北垠舊依山作壘可屯土馬東望夏州且八十里
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當要衝土地膏腴依山
爲城形勢險固欲乞移宥州于此舊宥州地平難守兼在沙
磧土無所出先于華池油平築堡以接兵勢川路稍寬可通
車運聚積糧草器具事有備併力烏延先補山城山城完全

力築平城此地膏美且去鹽池不遠其北卽是牧地後當爲
一都會鎮壓山界屏蔽鄜延其銀夏州亦可置鹽監鐵冶錢
監馬牧因險控扼候烏延工畢漸次計置仍乞將塞門寨以
北石堡背水油平羅鞏鹽池一帶爲中路隸宥州米脂浮圖
葭蘆義合吳堡銀州一帶爲東路隸綏德以金湯長城嶺德
靖順寧寨一帶爲西路隸保安軍除本路九將外更增置四
將以新招土兵分隸緣邊八將駐劄邊面次邊三軍置于金
明青澗城鹽州近裏兩將在鄜州河中府其緣邊八州權鹽
自賣交鈔本爲禁止青白鹽立法將來青白鹽池旣歸我八
州軍自可不食解鹽乞以鹽池隸本路就收鹽課應副緣邊
兼糴買種草所有合計備事除本路及轉運司可以那移外

乞朝廷應副錢萬緡廂軍五千人工匠千人遞馬百匹乞千
近裏州軍應副生熟鐵五萬斤馬皮萬張車二千乘本司及
轉運司備義勇保甲萬人應副以代禁軍有事役者又言朝
廷若定議城守山界旣乞起涇原兵馬牽制及本路屢捷之
後乘勢興修若遲留月日卽恐西賊有謀費力平蕩于是詔
給事中徐禧內侍省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路同沈括計議先
是豫章有進士黃雍者著書于家禧得之因私語爲書褒美
新法以獻王安石安石大賞之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遂牒
禧以布衣充檢討已而欲官之安石乃白上曰中書檢正官
如章惇輩朝廷卽當有差除後更用人如不稱艱于退絀今
欲置人爲習學上可其請于是除禧鎮南軍節度推官中書

戶房習學公事及安石罷相呂惠卿復薦禧召對垂拱殿除
太子中允館闔校勘權監察御史裏行禧口辯揚眉奮髯足
以移人意安石再相鄧綰爲御史中丞劾禧黨惠卿因縱華
亭之獄禧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禧拜中丞首論綰人材
闖茸不可知永興又薦孔武仲邢恕可以爲御史王安禮對
上曰武仲與恕豈可爲御史張堯曰此兩人俱異論者上曰
徐禧論事其意漸可見大率懷呂惠卿恩尤欲進異論之人
安禮曰事君者不可以貳苟貳焉無所不至禧尙是知縣資
序陛下拔擢過分宜何以報而懷姦若此上曰禧何嘗有資
序自布衣卽擢至此禧事惠卿如父禧今日殺身可也豈知
論報詔知青州劉庠與綰易而卒罷禧中丞其後上復謂安

禮等曰君臣之義報施而已古人云待我國士故國士報之
至于豺狼亦有報施如徐禧者可謂不知報矣安禮曰禧志
行如此已爲陛下所察莫若明示貶斥使天下之人知陛下
好惡所在蒲宗孟曰若只令爲給事中恐不足以懲勸上曰
待不悛當有顯紬至是與沈括等計議乃言銀州故城雖據
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
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要已定議自永樂堞聲塔平移
市石堡烏延至長城嶺置六寨自背岡川良也許孟也張羅
韋囉泊川至布娘置六堡其寨之大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
百步一寨用工略十三萬餘堡之大者城圍二百步小者百
步一堡用工略萬三千非九百步之寨一百步之堡所能包

盡地勢則隨處宜增展朝廷是其議卽日報可

七月詔差官團結廂軍三萬人令押付鄜延路聽轉運使李稷紀功又詔涇原環慶熙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涇原路經略制置司鄜延路見路進城山界須諸路兵爲聲援令涇原于鎮戎定川熙寧高平寨各置一軍委劉昌祚盡護之須兵馬三萬以上環慶于大順城荔原堡柔遠安強寨各駐一將令經略司委近上將領盡護之須兵馬三萬以上以鄜延路副總管曲珍爲副使

八月禧舜舉括稷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城永樂凡十四日城以成永樂與綏德俱在無定川中永樂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俱絕崖地誠險要虜騎數來爭之俱敗去先是虜

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爲兵近三十萬人齎百日糧屯于涇原
之北俟官軍出塞而擊之旣聞城永樂卽引兵趨鄜延邊人
來告者前後數十禧等俱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
遷官之秋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于米脂禧
等恐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與存中歸延安

九月乙酉留李稷與曲珍以步兵三萬餘人護永樂禧括舜
舉以八千餘人還米脂是日永樂遣人告虜騎且至 丙戌
括留屯米脂禧舜舉復如永樂 丁亥虜騎大至曲珍率城
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舉率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
舉稷植黃旗坐于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陣前食時
未絕前將軍高永能曰吾眾寡不敵宜及其未陣擊之庶幾

可破禧曰亦如何王師不鼓不成列及已陣而賊眾前後無
際將士有沮色曲珍白禧令眾心已搖不可復戰戰必敗請
收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賊不戰自先退邪俄而虜鳴
笳于陣虜騎爭渡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
鋒使居陣前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
大潰偏將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珍與殘
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逕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
匹虜遂圍之城堞俱未備水寨爲虜所據城中掘井三丈不
及水土卒于是渴死者又過半賊游兵近米脂括退保綏德
城永樂孤絕賊攻益急曲珍度城必不可守白徐禧請率眾
突圍而出南走猶勝于生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

城耶 戊戌夜值大雨城遂陷珍率眾數十人踰城走免禧
舜舉稷闔城俱陷初括奏賊兵來逼城見官軍整故還上覽
奏已憂曰括料敵疏矣彼來未戰豈有逃退邪必有大將在
後已而果然及括以圍城事聞上急詔李憲率所部兵赴援
又詔曰永樂圍至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則恐誤朝廷事
愈重今雖發諸路赴救度可齊集須更十數日卿可相度遣
間人與賊約抽退軍馬當追回永樂人民結黨還地界如委
可行卽依今指揮若恐益增賊勢卽勿施行今永樂諸將已
失利事出無可奈何卿宜勿惶撓整頓精神措置邊事安撫
在城人情招集散亡士卒使臣惟是上下一心堅守城池收
拾民戶焚燒委積勿以滋賊凶燄消沮士氣所有今日已前

累降處分軍前可多方募人傳達今求便潰圍棄城比李憲
至延州永樂已陷于是括坐始議城永樂既又應敵乖方責
授均州團練副使員外于隨州安置徐禧者狂疏喜談兵常
言用此精兵破羸虜左營右拂直前刺之一步可取三級諸
將有獻策者輒大笑曰妄語可斬終以此敗李舜舉知城必
陷裂衣襟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及城既陷報
夜至上早朝當亡慟哭宰執不敢仰視上歎息曰永樂之舉
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
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曾言用兵不是好
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也先是
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朝廷而已去官沈括繼之遂請

討伐种諤以鄜延之師深入無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至靈
州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騷然困弊天下共望朝廷息安
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講築城禱素以邊事自任故上
遣往經畫之旣入賊境略不爲備寡謀輕敵猝遇强寇故敗
自是後上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